

视点

乡村随感

文/南帆

一些村庄的年轻人成群结队提上个编织袋,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城市打工。即使找不到工作,他们宁可一堆一堆地坐在人行道上打扑克也不愿意回去。如同当年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城市,现在是农民逃离土地的时刻。一排排的农舍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,空寂的村庄渐渐丧失了生气。

然而,我竟然在一个空寂的村庄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。这个村庄的墙上完整地保存了各个年代的标语——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各种口号到七十年代革命领袖的语录。令人费解的是,那一条窄窄的主干道上,每隔五六米,墙上就贴了一张治疗花柳病的广告。拐入路边一个臭气熏人的简陋厕所,整面墙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如何治疗阳痿或者淋病。我差不多就要这么猜想了——如果村庄里不是开了一家妓院,那就是开了一家性病诊疗所。

三十多年前我抵达乡下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。田野之间的开放气氛令人瞠目。一大群人嘻嘻

哈哈地涌入一块田地,割稻、插秧、锄地兼带互相骂娘或者泼粪。最为放肆的是那些结婚不久的小媳妇。她们似乎是过来人了,一大堆叽叽喳喳地说起床上的事情百无禁忌。一个小媳妇突然意识到我就在边上锄地,指着吃吃地笑起来:“他都听见了!”另一个小媳妇大声说:“他们不就爱听这些吗!”一阵放浪的笑声之中,我反而成了一个大红脸。有时,一伙小媳妇会风卷残云般地冲过去,七手八脚地按倒一个汉子,往他的裤裆里塞泥土。搏斗之中,她们的衬衫倒卷起来,露出了古铜色的结实后背。

那些未出阁的姑娘混在小媳妇之间,她们仅仅是鼓噪而不动手。听到各种赤裸裸的玩笑,她们照样开怀大笑而毫无扭捏之态。一群人公然议论村里的一个流鼻涕的娃娃,说他的鼻子是张三的,耳朵是李四的,额头是王五的,我在阵阵喧笑之中茫然了很久才明白,原来众人正在集体揣摩谁是这个娃娃的父亲。偶尔他们也会将话题转到了那些姑

娘身上。锄地的间歇,一个白晰的、嘴边有个黑痣的姑娘将下巴搁在锄头把上偷懒,边上一个汉子问她是不是想嫁给村里的那个小木匠。小木匠擅长在木床上雕出各种龙、凤或者花卉,这可是一门挣钱的手艺。那个汉子露骨地说:“你让他把钞票哗哗地点过来,然后爬上那个雕花大木床,这才叫爽啊!”那个姑娘脸不变色,朱唇微启,极其清脆地吐出一句粗话。一张姣好的面容与一句脏话结合得天衣无缝,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惊愕。

穿过田埂的时候,当年那些放浪的笑声和粗话突然在脑后回响,可是现在的田野上空无一人。不会再有一大堆男女拄着锄头在那里闲话、嬉闹或者扒谁的裤子,种种男欢女爱的故事不会再有阳光、泥土或者稻草垛子的气息。我觉得,这些故事变得幽暗起来了,偷偷摸摸地转移到灯光暧昧的发廊或者按摩店这些地方,只有墙上那些治疗性病的广告被风刮得簌簌地响。■

百味

日子

文/胖胖

天冷,关门在家读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》,研究中国流氓文化的起源。发现自古以来的流氓都活得不那么容易,而且世道越太平,越不容易。试想刘关张三人放今天,估计全在菜场附近50米之内上班。张飞卖肉,关羽卖水果,刘备卖炊具。

盖世英雄无非如此而已。冬天的觉还是比较好睡的,如今我也就剩这点爱好了。

我这人比较感性,白天书看多了,难免日有所思,夜有所想。梦到的皆是金戈铁马,雄民百万。这让我很尴尬,因为现如今我的生活就是买菜和做饭。

厨房里的水龙头,从秋天开始就一直拧不紧,一直在滴水,滴滴答答的声音总是让人很烦,感觉那是一种很极端的浪费,担心自己因此而变穷。后来,我和那个坏掉的水龙头之间,好像也彼此达成了一些谅解,毕竟习惯了也就没什么好烦的了。

年轻的时候,总担心自己的生命像厨房里那些滴滴答答的水一样,平白无故地流逝掉。怕自己两鬓斑白,容颜苍老之后,照镜子的时候心虚。

人近中年,对于过去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,也不知因为什么全都豁然开朗了。

总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,活得精彩很容易,无非是利用伪装和模仿,换来旁观者的惊讶与错愕而已。而真正难的是,活得平平淡淡又甘之如飴。

阳光变得温暖起来了。阳光好的时候,家里的晾台就成了一个很温暖的地方,我喜欢晒被子,总感觉那样能把阳光的味道收集起来,带到寒冷的夜里去。最近我发现对面人家的晾台上出现了很多香肠与腊肉。它们的身影在晾晒的衣物间,忽隐忽现,充满了生活的味道与情趣。

我和大多数人一样,只是擅长于利用物质去创造一些幻觉,装饰生活。

菜场不远,规模也很大。随着大白天平地而起的凌冽寒风,菜场入口处也挂起了门帘。总以为菜场里,应该有一些灌香肠腌肉的艺术大师。

一日在菜场买肉,卖肉的老

板和我很熟悉,虽然他年过不惑,但器宇轩昂。其人出身市井,多年来干的也是刀头舔血的营生。所以他的表情中尽是看透世态炎凉的淡定与不为所动。

我们经常就红烧肉到底是用前腿肉烧还是五花肉烧,展开讨论。

那天我实在忍不住地问了出来:如今菜场没人灌香肠了?都自己家灌?

肉老板被我问得一脸困惑:怎么没有?不是家家都在灌吗?

说完往我头顶的方向指去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。整个菜场的屋顶,挂满了香肠,咸肉,咸鸡,咸鸭子……蜿蜒远去,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那场面之雄浑,气势之磅礴,让人情绪为之振奋昂扬,久久不能释怀。

用苏东坡的话说: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

后来家里的晒台上,终于也挂了几串香肠,因为可以选择的口味太多,我只能一家一家地买,一家一家地尝。每天都热衷于在阳光下翻弄那些香肠。因为书上说,香肠的口味关键在于晾晒的技巧,这原理和红酒是一样的。

现在的生活真不比过去了,很少有人能理直气壮地吃肉了。

我想天冷应该是一个吃肉的理由吧?

所以开火必炖肉,煮饭蒸香肠。已经作为家庭传统保持下来了。

媳妇经常照镜子时也骂骂咧咧,套牛仔裤也变得困难重重。

我对于这一切基本上无动于衷。

人饭吃好了,精神上肯定会有点追求。

一天我和媳妇吃饱了聊天,聊什么是爱情。

我意思:泰坦尼克号里杰克和她那才是爱情呢。

媳妇说:泰坦尼克号上有几千人呢!那他们算什么啊?

我被问呛着了,也有点说不明白了。心虚地忍不住喊起来了:那些都是配角,配角懂不?

哎,饭后聊天,聊这么深刻,有意思吗? ■

影像

恒河母亲

摄/冯晓辉



“神灵睁开了眼睛,他们的心灵也随之得到了纯净。”
——泰戈尔

恒河的化身……繁复的世界原本是纯净的,如果用美的角度来说,那就是简单,但绝不是平凡,在镜头下很多物象都归结于符号,但不是口号,这个符号就是天籁之音……

人间

听琴

文/杨葵

那天在和平易苑做活动,有幸请到林友仁先生。

老头儿提前俩小时到了,把住一角落,穿对襟衫,大口喝酒,目光毫无外逸,只盯自己鼻子,或者酒杯。

来人渐渐多了,红男绿女,都是些场面人物,这主编那老总的,细声细气地寒暄,端着酒杯茶杯,貌似很洋的高雅,其实别提多俗套了。

老头儿还是独守一角,继续喝酒,大口大口的,像是断酒多日,得以暴饮。旁若无人,眼睛没抬过。喝的是黄酒。陪他同来的老头儿闺女说,只喝黄酒,而且,什么十年二十年的,一概喝不中意,只喝散酒,在北京,孔乙己酒家打来的散酒最合适。

活动计划的开场节目,即是老头儿弹琴。开幕前几分钟,不用任何人提醒,老头像被闹钟叫了,蹭地站

起,步子快而坚实,迈上舞台。台上,一把老琴稳稳摆着。

现场人都还在寒暄,声音越来越大。我目光一直不离老头儿,此刻索性离开人群,在老头对面地上盘腿而坐。

舞台上光线极暗,与我身后寒暄世界宛若风马牛。黑暗中,老头儿端坐,一个深呼吸,双手慢慢、慢慢抚在了琴上。

开始试弹。声音不大,可能满场只有我听到。并非声音那么小,无人在意而已。

老头儿还是旁若无人。手在琴弦上滑动时,滋滋滋滋的,苍劲。

老头儿试琴的同时,开场了,主持人介绍完,老头儿并未起身致意,第一个音符已坚定地拨出,《忆故人》。

琴音极稳,极定,极准。音符的间歇,满场静得瘆人。

老头越弹越进得深,也是我越听越进得深,胸中一块实坨坨了不知多少年的死疙瘩,仿佛渐渐被震松,再然后,居然仿佛要被瓦解。恐惧一波紧似一波逼上来,刹那间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可琴音不饶人,步步紧逼,满满的,不留一点罅隙——已弹到最紧要处。

突然我有眼泪夺眶而出,叭嗒滴在手臂上。与此同时,老头从进场时就一直低着的头,突然扬起。

我离太近了,一股酒气扑面而来,只见满舞台的黑暗中,一束追光打在老头儿的脸上,

老头的眼里,早已老泪盈眶,但是含着不出,星光闪耀。那一刻,我被完全震傻了。■

梦痕

深夜,听见一列火车经过……

文/代薇

深夜
听见一列火车
由远而至

一节黑夜的抽屉被拉出来
它关上的时候
就像多年后我回头看了你一眼